



我们小时候

郁 茹

我 们 小 时 候

郁 茵

封面、插图：唐大禧

我 们 小 时 候

郁 药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25印张 125,000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1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74 定价 0.56元

亲爱的小读者：

我是在一九五五年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解放以后第一代的孩子开始长大起来啦。我在广州工作和住的地方，就是解放前外国人霸占去的沙面公园。这里面临珠江，一条长长的堤岸上，绿荫如盖，鲜花盛开，外国人在里面盖了高楼大厦，开辟了花园、球场、游泳池，这里成了广州最美丽的地方。但是，当时中国人是不许进到里面来的，孩子们不小心闯了进去，也会遭到外国人的殴打。

解放啦，这个地方被中国人民收了回来，就在这里办了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校。那时，我所看到的孩子们的笑脸，比鲜花还要逗人喜爱，孩子们的歌声，擦得我心花怒放，我就常常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来。我们的童年，那是黑暗、痛苦、辛酸的时代，我们就是在颠沛流离，受苦受难的生活中长大起来的。我想着、想着，忍不住想对每一个欢笑着的新中国儿

童说：“孩子们啊，你们可知道你们是多么的幸福啊！你们小的时候享受到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呀！可是，你们是不是都明白这样的生活来之不易呢？你们可不要辜负了这样珍贵的年华，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将来长大了，再为你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！”

就因为心头经常涌起这样一些遏止不住的话，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。

在这本小小的集子里，收集了我从一九五五年起在各个时期中的四个作品。《神笔的传说》中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生活。有人看了问我：你是不是在吹嘘自己呀？也有人说：你这是在鼓吹个人奋斗。其实都不是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，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，并且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理想，譬如说想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，第一要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决心，第二就是不能同旧社会的那些坏人、坏事妥协。当然啦，即使是在旧社会，穷人也总是比有钱人多得多，好人总是要比坏人多得多，压迫、剥削人的统治阶级也总只是一小撮，所以，人们总会在斗争中逐渐找到朋友，找到同志，找到领导大多数人向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，这样，人们就能有组织有领导地走上革命道路。新中国

就是在这一代人艰苦奋斗中诞生的。

只有到了新中国，孩子们才能在党和人民的哺育关怀下，从小就在一个革命的集体中，身心健康地幸福成长。当然，旧社会给予孩子们的创伤，还是有的，《曾大惠和周小荔》中的曾大惠，他的父母都在和反动统治的斗争中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；《一只眼睛的风波》中的金朝光，父母亲都是旧社会中的受害者。但是，正因为他们都成为新中国的儿童，孩子们就能够用集体的力量，医治好心头的创伤，用集体的力量，克服和改正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，使得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。你们只要把《神笔的传说》和其他两篇对照起来读，就会明白这一点的。

在《芒果的怀想》中，我写了一个与上面几篇作品不同时代的女孩子。由于“四人帮”搞封建法西斯专政，使得这一代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又遭受到严重的破坏，解放后建设起来的儿童乐园、少年文化宫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产物被砸、被封了；在毛主席、周总理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被批、被斗；“四人帮”利用极左言论蒙骗了天真纯洁的青少年，企图把他们造成反革命的打手、帮凶；黑暗、恐怖又回到新中国儿童的生活中来。可是，我们的人民

是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，他们能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判断真假革命者，当他们从蒙骗过程中清醒过来，识破了正是这一帮人，妄图使社会主义走向复辟、倒退，于是，就和我们最年青的一代人团结在一起，又和“四人帮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。《芒果的怀想》中的小主人，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，终于把自己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，转化成为保卫革命、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勇敢行动的。

小朋友们，现在，“四人帮”虽然被人民斗垮了，但是，“四人帮”的遗毒还远远没有从我们生活中肃清，它还在继续毒害、污染我们少年儿童的身心，使得我现在拿起笔来，已经难以写得出象《曾大惠和周小荔》、《一只眼睛的风波》中那些明净如春水，美好如春花的孩子们的生活了。当我重游沙面公园时，常常看到的是逃学的孩子，抽烟的孩子，打群架的孩子，他们满口的污言秽语，他们结着帮去做各种坏事……这些都是“四人帮”强加在我们少年儿童身上的精神枷锁，如果不能彻底肃清“四人帮”这种遗毒，我们的年青一代，怎样能够担负起建设现代化祖国的重要任务来呢？因此，我决定今后还要写儿童文学作品，我要歌颂那些为保卫自己这一代人健康成长而和“四人帮”作坚决斗争的勇敢的孩子们；也要用大量的事实去控

诉“四人帮”在我们的少年儿童心灵上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孩子们，我们一定要共同警惕，共同奋斗，就象《芒果的怀想》中的两代人一样，共同来完成革命托付给我们的任务！

郁 茹

一九七九年三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神笔的传说 | 1 |
| 曾大惠和周小荔 | 65 |
| 一只眼睛的风波 | 114 |
| 芒果的怀想 | 227 |





神笔的传说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已经过了入学的年龄啦，却常常站在自己的家门口，用羡慕的眼光，望着来来往往的、背着书包快快乐乐去上学的小学生。

我的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可是，他常常找不到工作做。为了随便找份工作，他总是带着全家人，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。我们的家庭总是在流动，父亲的工作不能固定，经常失业，我和哥哥就一直没能上学。

直到我九岁，父亲总算找到了一份抄写工作，生活稍稍安定下来，他这才让我和哥哥去念书。

在那以前，我从来没有过过集体生



活。进了学校后，很怕羞，不敢主动结交小朋友。孩子们玩的集体游戏，我都不懂，同学们因此嘲笑我是一个乡下姑娘。他们越笑话我，我就越害臊，下了课，我不敢找她们玩，总是独自溜进图书室。图书成了我的好朋友，它把我迷住啦。我最爱看童话和故事，有时看入了神，就连打上课铃也听不见。有一次，放午学啦，我还在图书室的一个角落里蹲着翻图书呢，管图书的老头儿也没有看到我，他锁上门去吃饭了，等我想到回家时，才发现门从外边锁上了，于是，我就拿看书来当午饭，直到下午才被放出来。

我看故事书，总是感到不满足，常常一个故事刚看入味，它就完啦，这样，我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在床上睡觉时，自己幻想着那故事怎样发展，把它继续编下去。有时，还把编成的故事讲给哥哥和小妹妹听，他们也没有发现这故事和书上的已经不同啦，我因此很高兴。

后来，我虽然终于交上了朋友，也学会了玩各种游戏，但我最最爱好的还是书，一拿起图书来，我就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如果我能那样顺利地在学校里一直念下去，那该有多好啊，可惜，这种幸福的日子，一转眼就又结束

啦！

我的父亲很早就生着严重的肺病，他常常咳嗽、咯血、发烧，但是每天仍然得按时去上班，弯着腰、弓着背，一连几小时抄写着公文。早上，妈妈用忧虑的眼睛，送着他高大、伛偻的身子走出门去，总要深深地叹几口气。傍晚，父亲还没有踏进家门口，我们就能听见他重重的咳嗽声，妈妈也总是用忧虑的眼睛迎着他进门。可是，我们孩子们什么也不懂，我们还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。

寒假快来啦，学校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恳亲会。在成绩展览室里，我和哥哥的练习本都是作为优良的成绩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学校发起一个各班的读书和作文测验竞赛，我和哥哥也都得了第一名。在恳亲会上，我和哥哥都被叫上台去领取奖品，这时，我们的父母亲坐在台下，他们的眼睛里闪耀着骄傲、幸福的眼泪，许多家长都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恳亲会结束了，我们抱着奖品跟着父母亲回家，我们似乎觉得父亲伛偻的身子挺直了，妈妈满是皱纹的脸也洋溢着光彩。晚上，我们全家人坐在明亮的灯光下，谈着我们假想的未来的好生活，谈着我们幼稚然而充满自信的理想，我们都决定要成为一个有学问

的人。

那天，父亲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在我们的家乡，有一座风景非常优美的小山，山上终年开着各种各样颜色的花，清清的泉水，沿着山沟流下来，流进山前的小湖里，那小湖亮得象一面镜子，把青翠的小山倒映在湖上。在山腰里，长着一些奇怪的树，它的形状就象一支支竖立着的笔，它的质料不象普通的树木，倒象是坚固的岩石；这些树长在那里已有几百年了，从祖祖代代传说着：如果在那些树下埋葬了自己的亲人，那么，家里就能产生会绘画、能写好文章的人，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笔。

我和哥哥都赶紧追问，我们家有人埋葬在那里没有？

父亲苦笑着说：“是呀，你们的祖父母的坟墓，都在那座小山上呢。从前，我也梦想过会成为一个画家，或者是写出好文章来，可惜我这支笔，现在只能替人抄写公文。也许，那支神笔，会留给我的后代来使用也说不定。”

我抢着说：“假如我得到那支笔，一定要写许多故事，许多书！”

哥哥比我老实，他想既然我想得到那支笔，他就

不能要啦，于是他说：“老师说，我只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，就能做一番事业！”

我们谈着，谈着，一时忘却了失业、贫穷、疾病的威胁。然而，谁能想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它们正扇着灰黑色的翅膀，飞临到我们家庭中来。

春节到了，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节日。我们是那样的兴高采烈，希望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父亲，能在这些天假期里带我们出去逛逛，去爬爬山，或者游一次湖。要知道，我们已在杭州住了两年啦，可是还没有到全世界有名的风景区——西湖去玩过一次呢！

但就在这时候，父亲的肺病复发了，连医生也来不及请，我们最亲爱的人，就在家家户户燃放鞭炮声中，和我们永别了。

我永远记得：父亲死后半个月，在一个寒冷彻骨的夜里，院子里落着鹅毛似的雪片，风在灰白色的夜空中呼啸，这时，妈妈带着四个孩子，守着父亲的灵位。白色的蜡烛，摇晃着昏黄的光；还是婴儿的小弟弟，熟睡在妈妈的怀里；五岁的妹妹坐在凳子上，把头靠在妈妈背上，也睡着了；我和哥哥睁着困倦的眼睛，伴着对住父亲的遗像流泪的妈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那样的孤独，凄惨；压在我们小小的



心灵上的，是恶梦一样的恐怖和沉重。

这时，院子门呀的一声开了，有一个人拍着身上的雪花，带着亲切的笑容走进屋里来，但是一踏进门，他的笑容收敛了，他呆立在门边，望着屋里的悲惨情景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我和哥哥扑过去，抱住了这个人，就把头俯在他怀里痛哭起来。他，就是我们最敬爱的语文老师，就在一个月前，他还和父亲谈到过我们的成绩，夸奖过我们。他发现我们还没有去注册，想到家里来了解一

下情况，一进门，他什么都明白了：父亲的死决定了我们的命运，我们从此将成为失学的孤儿！

老师是一个诚朴、老实的中年人，他不大爱说话，当妈妈把他当成亲人一样，向他诉说我们的不幸时，老师的眼睛红了，他用手紧紧地揽住我们兄妹俩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但是，他了解我们的全部遭遇，没有了养家的人，一个女人拖着四个孩子，往后的日子是不好过啊！

他坐了好一会，站起身来向我们告别，临出门时，他回头对妈妈说：“明天叫他们兄妹俩到学校来注册，钱呢，由我来筹！”

妈妈正要拦阻他，他已低着头急急地走了。瘦削的身影消失在漫天飞舞着雪花的寒夜里，我的老师啊，他只穿着一件又薄又旧的棉衣呀！

哥哥擦着眼泪笑了：“这下我们又能念书啦！”

可是妈妈却叹了口气：“就算他筹到了钱，我们也不能念，将来拿什么来还他呢？家里马上连饭也吃不上啦，还能饿着肚子上学吗？”

可是第二天，挡不住我们哭闹，妈妈还是让我们到学校去了，但是老师却没有筹到钱，他只好向学校预支自己的薪金，拿到的钱只够交一个人的学费，他

踌躇了又踌躇，最后，才在注册簿上写上了哥哥的名字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被子蒙住了头，偷偷地独自哭泣。我的心充满了绝望，就在我们那种年纪，人就得感到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的强烈的痛苦，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啊！

以后，我总是不断地梦见我在学校里的各种活动，在阳光明媚的图书室翻看画报，在满栽着蔷薇花的校园里游戏，在课堂上背诵自己心爱的诗句……我总是非常非常的快乐，但又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一样什么东西压在我心头上，挣扎不掉。到天亮时我醒过来，快乐的梦境结束了，而那即使是在梦中也在折磨着我的心事却成了现实，就是——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里去了。

又是一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家境越来越困难，终于使得妈妈不得不把我和哥哥分别送到人家的店铺里去当学徒。

我们离开家的前夕，妈妈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和我们重温一年前的旧事：那一天，我们满抱着学习优良的奖品，从学校回来，我们曾经争着提出自己幼小的天真的理想，我们想象着自己将要成为一个有